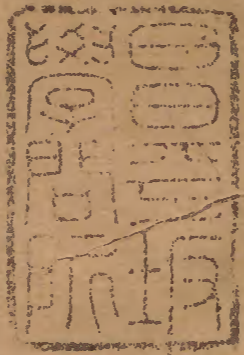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

四十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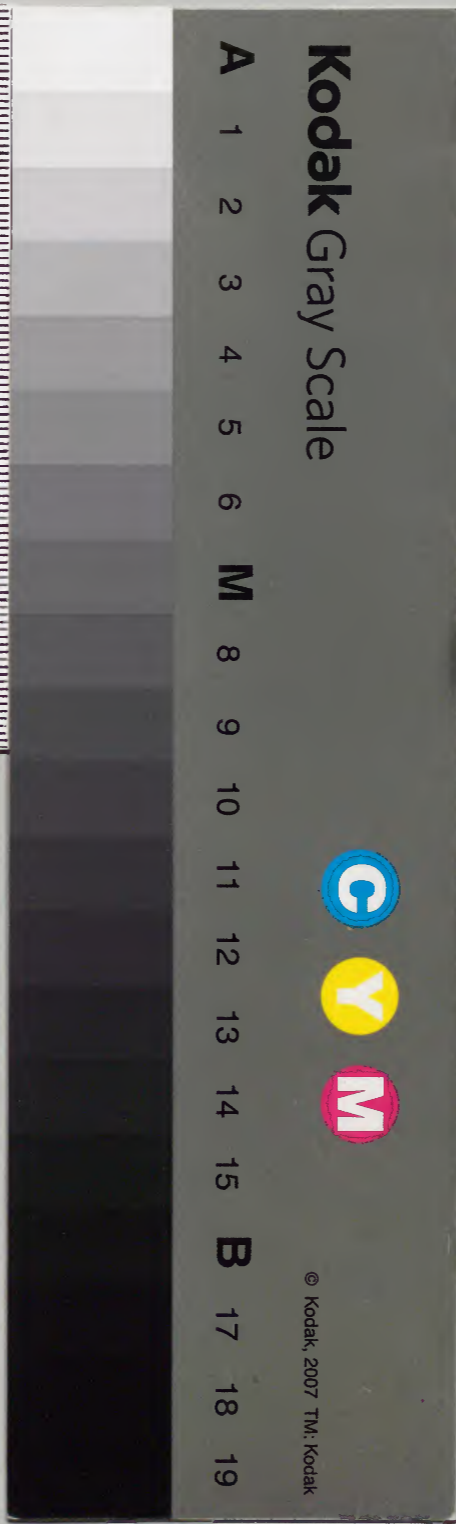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八	四	五
八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二	八	〇	六
二	八	〇	三
漢	書	函	

編年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2
冊數	80 (68)	
函號	283	34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九

淺草文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巳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盡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 凡十九年

巳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

愈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
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
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
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

公未嘗
獵釋典
政所排都
中昔

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
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
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
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
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
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
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
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
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
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
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表大怒將加愍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
於忠懇宜寬谷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戰國之世老壯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
未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
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
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排之
嘗作原道篇集覽宣政一見馬文昌雜錄曰
行於世云集覽今之文德殿唐之宣政殿
也是謂正衙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
禮賓一設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
因隋之禮著為貞觀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
朝貢之禮也賜衣一襲注見代宗大曆十四
年賜齊實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鳳翔
襲衣齊實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京師注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正編

同上一統志云宣政殿名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
一唐大明宮內殿次北有紫宸蓬萊含元麟德
等殿殿前東西廊有日華月華二門日華門
東有弘文館潮州古為閩越之地秦屬南海
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
咸和中屬東安郡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
兼置東陽州後改曰羸州陳罷州隋廢郡置
潮州治海陽縣大業中復為義安郡唐武德
中改為潮州天寶初改為潮陽郡乾元初復
為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
為潮州隸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
國朝初改路為府隸廣東道老莊注見晉成
帝咸康三年法門寺注見文宗開成三年

書法

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
終綱目書迎佛骨二而凶穢之禍無
不立見者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
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十四年正月書迎
佛骨是年七月以國喪書事佛求
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發明

書以宦官為館驛使書賜六軍辟仗
使印則宦人為愈盛矣書以皇甫鏐
程昇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柳
泌刺台州則求仙之志荒矣書遣中使迎
佛骨則惑佛之念豔矣憲宗號為剛果而
所為若此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
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未幾金丹燥渴
既不足以享長年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

無如之何又皆臣人相與爲逆而宰相不能致詰凡此數事末流若此躬自爲之而躬自蹈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綱目直書貶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表其因是見貶故書而予之也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

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盛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尉喻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

劉悟以寬
惠收望以
剛決成事

平盧于唐
儼然敵國

德

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
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
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
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
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
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
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
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
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
弗許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
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
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
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

識得晉公
深意

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
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
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
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
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
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
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集覽張暹姓名也暹思廉
反文類將順謂裴度
之文雖類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
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
使臻于**質實**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
成也
春秋時屬魯僖公時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
此隋置陽穀縣屬濟北郡唐屬濟州天寶後

屬鄆州宋徙治上巡鎮金元俱仍舊國朝
 因之改屬兗州府司空謂李師道銜枚注見
 秦二世二年獻歆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慕
 府注見秦王政三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
 二年鄆曹濮三州名鄆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濮注見周安
 王五年濮陽淄青齊登萊五州名淄注見宋
 明帝泰始三年盤陽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
 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登注見玄宗開
 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兗
 海沂密四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
 注見秦二世二年郊沂注見陳宣帝大建五
 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廣德
 代宗年號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跋扈注

見德宗貞元十五年蔡鄆二州名蔡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鄆注見前蓋指吳元
 濟李師道言也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
 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
 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
 臂雜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
 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
 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
 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
 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昉存

能人
 悟捷弘正
 能人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六 正編

奸人伺察者必沂在

謀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滅李司空之族不
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
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
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
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不可
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
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
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
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
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
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鄆者皆吏卒受賂容
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鞠之
皆款服

集覽

截陵戟十一年盜斷

實實

節度

注見懿宗咸通十年三齊張九韶曰東齊北
濟膠東是謂之二三齊偶語注見代宗大曆十
一年潼關注見漢憲帝建安十六年
蒲津關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口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
史縣令之權也鄆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
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
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
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
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

潘鎮柄丘
財已極中
難挽不藉
橫海以圖
各鎮店
失策也

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眾必由於令一郡之眾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宿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集覽**中葉謂中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代之主鎮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質實**橫海節度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防者滄州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

諸賢濟濟
何不聞以
其策進者

天寶十五載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德棣景三州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景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藩籬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藩屏**發明**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軒食不支至元和號為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幾兩河復失夫懲沸羹者吹冷蠶方是之時幸而威令復振則當隨宜區畫漸復舊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幾郡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輔政或封以爵邑其

未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股髀之勢而指臂運矣夫何唐人念不及此徒能因事支柱苟偷目前故雖暫定一時而禍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亡豈不深可痛哉綱目書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其實止行於橫海一鎮而已有是文而無是實蓋惜之也

程昇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播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 ○史

七氣

脩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進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與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

武儒衡太原人元衡從弟李翱趙郡人冲十世孫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骨鯁

國勢

弘後又獻
絹二十五
萬匹純三
萬匹銀器
三百七十
濟鎮之富
敬國矣

注見漢王
邦三年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
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
餘萬繒絹百餘萬匹馬
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宣武節度注見
周顯王二十九
年大梁汴州名
注同上年大梁

羣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

遂考異據龍德元年書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
度使天祐五年書淮西張顥徐溫弒其

節度使則此當
書弒其觀察使

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嘗
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役卒王
弁與其徒四
人執遂斬之

書法書役卒何微也微也何以名為刺史
書也以主帥而役卒之賤得以殺之

則不綱
甚矣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選
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賀禮助賞上加又進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十一 正編

禮賀

淮西軍名注
見元和十年

書法

書病唐也德宗之病三一姑息濟鐘
二寵任宦官三聚斂貨財憲宗有一

焉

發明

富有四海謂之天子則四海之內皆
天子之財也自後世置私藏於是姦

臣有剥下奉上以求媚者然藩方郡國或
典利以求贏或漁民而巧取其財猶有自
來至於宦者供灑掃之役今雖使之典領
禁兵亦不過仰給公上而已安得復有餘
財以供進奉者哉左右軍中尉非能神通
鬼神則其錢何從而得憲宗受其所獻獨

不能少加忌慮推原其所自乎由其心蔽
於好賄故雖曉然明白之理亦不能察網
目於郡縣貢獻之中獨揭出中尉書之所
以譏其貪惑迷謬受欺而不自知為後戒
也其旨
微矣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鏗同年進士故鏗引以為相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

節度使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鏐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質實河東郡各注見漢上下安之獻帝建安七年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質實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

年魏郡

上待之甚厚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

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制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質實陳許二州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質實各注見德宗貞无二年渭南縣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

朝廷議與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導從加以柵械乘驢人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隸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隸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眾皆不



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
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
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
囚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
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
死者千二百人司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
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
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莽庸
夫乘釁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
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
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
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
士卒上下盼盼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
而弭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侏近

功不敦大 **集覽** 王常侍 **質實** 開州注見順宗
信故也 謂王遂 永貞元年東市

注見晉元帝大興元
年曹華宋州楚丘人

書法 憲宗之篇管書誘執虛從史矣於是
復見譏也長沙王誘誅英布則予其
功此其為譏何一役卒耳上以重爵誘而
誅之不刑甚矣終綱目書誘殺九誘誅二

詳漢高帝
十二年

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

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
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三

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質實

物故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年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

李象古

考證

十月上漏冬字提要
有冬字討當作擊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畧使陽旻欲徵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

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亦彫弊惟幾所部

然

集覽

蠻酋酋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唐置桂管管猶府也今廣西靖江府是

容管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

質實

桂州各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容州

各注見代宗大曆六年徵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安南府各注見宣宗大中二年

吐蕃圍鹽州

考異

圍當作寇

吐蕃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

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鹽州注見德宗貞元三年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朔方節度注見漢

武帝元朔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貶裴潏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鏞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

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

質實 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浙東觀察使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方士注見元和六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不軌注見漢光帝光初五年江陵縣各注見漢獻中建安十三年



崔羣罷為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至甫鑄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鑄欲增孝德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鑄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鑄給

邊軍不時又多嗚呼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怕懼羣其以聞鑄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質實湖南觀察使罷羣於是中外切齒於鑄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李光顏京兆人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以狄兼暮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術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暮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許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四 和十四年 正編

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祭終老上由是薄楚平一武儒**集覽**秋兼慕太原人之為人衡曾祖名**質實**明辟注見漢儒

子嬰初元元年

庚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

即位考異上當作帝按分註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太和九年書陳弘志伏

誅分註討元和之亂又據唐書舊紀云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陳弘志等弒逆內官祕之但云藥發暴崩則此當書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中和殿以為寵任宦官者

之戒竊考晉張貴人因孝武醉寢弒之重賂左右曰因厯暴崩時太子開弱遂不推問綱目書貴人張氏弒帝且漢平隋文史皆書崩綱目書莽廣弒逆然則憲宗書崩乃錄史舊文而非定本也尹氏發明謂特書暴崩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疑非朱子之意且與前後書法皆不相侔

考證當作太子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澄王暉為太子上不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

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瓘及憚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

疑質實

澧王憚憲宗之子

書法

弒也曷為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崩而書地

異其文所以異其事也是故書暴崩以著君臣之失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文宗太和八年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賀善贊曰憲宗志不潛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瓘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閣二好進秦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此始

發明

憲宗之終唐史書陳弘志等反與中宗馬秦客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今分注

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為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胡為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果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太行之狀為何若推問左右藥發之由則是真偽瞭然在目而逆賊得矣既不能然乃悉聽羣閣所為果何謂耶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以天子惟禍尚莫能明則天下事變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若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德宗位居冢嫡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宰臣乃皇甫鐫今狐楚輩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

大臣不能究九詰之罪一以著嗣君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為失職耳夫以弒逆在他人而誅責在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逆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貶皇甫鐫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

事

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鐫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鐫同年進士上欲誅鐫質實崖州注見漢武帝後及宦官救之得免元鼎六年珠崖月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正編

華門注見元和十四年宣政殿
市井注見宋孝武孝建元年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質實

循州法
見晉高

祖天福七年司馬官各注
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書法

泌方士也綱目抑左道於方士必以
伏誅昔繫道古於泌之下所以示臣

子之道而戒詭遇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
新垣平少翁案大濫誕柳泌趙歸真李玄

伯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
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質實

薛放河東寶鼎人戎之
弟丁公著蘇州吳縣人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后郭媵之女也為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
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疆盛恐正位
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
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
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
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大地宗廟
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疆盛之虞後宮不得
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

通鑑綱目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二十

正編

髮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

豈無漸乎 **集覽** 郭曖姓名也曖音愛韻會晚曖日不明貌 **質實**

郭曖華州郿縣人子儀 **書法** 有書立貴妃其氏為皇后矣未有為第六子汾陽謂郭子儀

太后矣未有尊貴妃者此帝母也書不

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坤

闡之失也貴妃為皇太后給綱目一書而已矣

上與羣臣皆釋服 **考異** 上亦當作帝

書法 特筆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滔滔者皆是也不書書此何譏穆宗之君臣也

君弑賊不討而視如常時踰月皆釋服又且因肆赦而盛陳倡戲焉人倫滅矣故特

書上與群臣釋服兩責之也自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

重譏之也

發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變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

終其禮者今憲宗之禍穆宗既不能為之討賊而又遽爾釋服其薄於大倫甚矣故

綱目特筆於是月書之所以深罪當時君臣而貶之也不然他時釋服未有書而此

獨書
何哉

○二月赦天下

憲宗崩未
諭月遊感
若不皇者
主德何在
然不待不
歸罪于宗
宗之失教

上御樓肆赦事畢命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
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
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者趨
利論政若新寃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
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
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
之學李絳白居易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
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拳而勿
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
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傳成

要言

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適古
知今則豈不為良主乎不能如是是以日
踐祚失道至此百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
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
主就學非止涉古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
導者又非必告語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董
駒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
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贊

倡優
注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楊虞卿弘農人寧之子
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衡山縣名
注見太宗貞
觀十七年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進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三十一 正編

善手納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

質實 柳公權華原人公綽之弟

書法 侍書學士未有書者書公權何嘉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彞彞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彞意氣自若

質實 東官注見宋文帝元嘉一

年十七

書法 知制誥不書嘗書蘇源明矣於是復見其復見何病之也曷為病之前書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宦官也此書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善宦官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六月葬景陵 **質實** 一統志云景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南三十里金嶽山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九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正統

公 善對忠而

進

太后居興慶宮

質實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

書法

居者何順辭也徙辭有二書徙某太后者逆辭也書徙太后居者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居二崇德氏與

後居某宮一郭氏書太后遷居某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一漢隱太后皆順辭也

秋七月以曹僕節度為天平軍

質實

天平軍注見

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食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千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質實

一統志云魚藻池在西安府唐禁苑中穆宗嘗發神

策軍浚此池

○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燕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

不納瑣諫
為穆益無
人心者矣

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
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
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
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
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
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憫勞之曰
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
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
和人安足用為憫公著對曰此非作事恐漸
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
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
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
願少加禁止乃

集覽

公除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李珣姓名也珣與

穀同音角易月之期漢文帝遺詔令百官短
喪以日易月優雜子女記樂記篇及優侏儒
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注優倡也侏儒短小人
也優獼猴也音乃乃反與獼同如獼之雜戲
也淫亂男女

質實

重陽節名魏文帝書歲往
月來忽逢九月九日蓋九

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鄭厚鄭州
人珣瑜之子崔郾貝州武城人郾之弟陛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乘輿注見漢
安帝延光四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綱日書宴於是十有六矣詳漢高帝
五年未有書大者此其書大何譏唐

人也君弑賊不討未十月而大宴綱目所
深罪也故操卒未半年而曹丕饗士則書

大憲弒未十月而穆宗設宴則書大
皆罪其無父也舍是無書大宴者矣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

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
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
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禮忠烈
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
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
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
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
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

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
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
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
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
大將李叔等固留承元
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受命先是河朔諸鎮不受更代擅以
其子弟傳襲邀命於朝遂為故事
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忠烈王王
承宗卒謚忠烈王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
年

集覽

晉書

書法

承元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
曷為不書不必書也田興請吏詔就

命之不書請吏則與代德之姑息何異書之所以著田興恭順之節憲宗應接之宜也今以承元為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輓日人給五十緡而不識賊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冑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邠寧道名注見漢

桓帝延熹五年幽州洶洶注見中宗嗣聖二十年

幸華清宮

考異幸上漏帝字 **考證**幸當作如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白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集覽華清宮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載始建敕賜名華清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國之婿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至晉尚公主加之中尉

質實按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循京師

見玄宗天寶七載兩省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延英門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延英殿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石門扈從

書法

玄宗之末三書幸華清宮矣自後未

矣後此太后書幸華清敬宗書幸温湯帝啟之也

發明

既書釋服又書賜赦又書浚池又書大宴至是又書幸華清宮極矣穆宗

縱情忘禮天理既滅雖欲久於其位尚可得乎

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時黃少卿久未平國于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旁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微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畧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質實

一統志云邕管邕州名周

為百粵之地秦并南粵為桂林郡地漢為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晉興郡隋平陳廢

言混卷
是文公
亦有

郡為縣屬簡州後改曰宣化縣屬鬱林郡唐初於縣置南晉州貞觀中改為邕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為明寧郡乾元初復為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宋初仍為邕州隸廣南西路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初改為南寧路 國朝初改路為府隸廣西道

辛丑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

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

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言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位 **質實** 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王播太原人台司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質實** 杜元穎京兆杜陵人

如晦五世孫 ○以王播為鹽鐵使 **考異** 提要使字上有轉運二字

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目而更增之 **質實** 權茶權注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質實** 漢武帝天漢

三年

回鶻保義可汗死

考異

提要 歿字 誤作卒

質實

回鶻北 狄種名

注見太宗貞觀元年而紇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盧龍節度

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管為一

劉總晚節 能忠國又 能遠守若 出兩載

道平薊媽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美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疋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醜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

逸弘靖雍容驕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
 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
 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
 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
 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
 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膺實 盧龍
 節度

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定州注見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幽涿營三州名幽注見
 高祖武德四年涿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營
 注見晉武帝泰康二年昌黎平薊媯檀四州
 名平注見秦主政三年北平薊注同上年漁
 陽媯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
 宗嗣聖十五年瀛莫二州瀛注見漢帝玄更
 始二年河間莫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燕人

燕州之上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河朔二州名
 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麾中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四年朱克融幽州人河北節
 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

於是劉總請吏則何以不書總統父
 與兄賊也故削之然則棄官為僧何

以書譏失賊也與書棄官隱嵩山者霄壤
 矣終綱目書棄官二中宗嗣聖十二年武

攸緒是
 年劉總

發明

劉總統父殺兄自不能容卒之遁死
 定州蓋亦人不能討而天誅之耳綱

目書其棄官為僧正所
 以譏唐人之失賊也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

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第則裴度子讓宗閔塔蘇采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八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

上必寤徽曰可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告士君以是朝延官爵為私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私年范氏曰其漢之黨錮始於其陵一部相議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高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據已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九 唐紀八十五 長慶元年 正編

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較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

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必皆為吾用矣

相傾軋傾陷也軋乙黠反以勢相傾也李衛公李德裕封衛國公文饒德裕表字

實開江縣名注見順宗永貞元年開州李德裕贊皇人李紳亳州譙人敬玄曾孫關節

行賄請求權要也黠陟注見德宗貞元元年

書法牛李之黨釁成矣故謹書之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

之

隋以宗妻突厥識者猶諷之况上之妹

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開唐與回鶻盛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

質實太和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青塞堡未詳處所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

為留後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

此再失河
卿之端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女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其殺之。

集覽 不貫貫 讀曰貫

發明

幽燕自安史以來，世為悖逆，重以劉朔凌淫，至于劉守光，極矣。蓋其腥羶虐焰安於為逆，自為夷狄禽獸之歸。綱目詳書于冊，亦所以志他日淪陷虜庭之由也。

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

所贊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

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剛，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上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通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倭於崔植為再從兄，故人不敵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

尊待子弟
是盛德事
節致鎮貨
則無操矣

唐穆宗長慶元年

三

正編

全無膽氣何以成事

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

集覽

鎮人謂鎮州之人聖室，聖烏各反，又烏故

室人土塹為之不塗塹也。

質實

魏鎮二州名，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鎮注見

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王庭湊武俊義子節鉞注見德宗興元元年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牛元翼趙州人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

綱目書起復入皆譏也，惟田布無譏焉。詳太宗貞觀十五年。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質實

深冀二州名深注見長慶二年
下博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九月相州軍

亂殺刺史邢澹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
建昭二年魏郡

發明 自盧龍軍亂至是不三月間而成德
之亂瀛州之亂迭書于策則當時君

相經濟大業從可知矣夫以穆宗之荒縱
崔植杜元穎輩之庸鄙苟無他變則是天
下果易治也有志
當世者可不鑒諸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吐蕃遣使來盟而劉元鼎之盟則之如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明于城西
遣元鼎人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集覽

論訥羅訥羅使者名也論注
見中宗嗣聖十七年諸論

書法 來盟何辭也蠻夷會盟其辭四
盟平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

來盟抗辭也綱目書外盟五詳高祖武德
七年皆唐也莫危於渾瑊莫辱於元鼎者
矣

朱克融掠易州質實易州注見周世
宗顯德六年 ○詔兩稅

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
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

唐穆宗長慶元年 正編

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人積及出塞者則錢由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人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為

武人節度副使

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唐寶寧

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遘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海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

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
輕遭姦臣抑損之事尚不少後但欲沮令臣失所而
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
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
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
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
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
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
以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
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
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
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
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
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集覽

禁闈闈劉昌宗音

爾雅曰官中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廣
雅曰闈謂之闈禁闈注見漢武帝後元二年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

於是裴度言之則黜也曷為書以病
穆宗也度表三上上不得已解弘簡

樞密解稹翰林而以此職處之書以所以
見穆宗之恩遇如故也是故吐突承璣坐
事為淮南監軍則不書黜書以憲宗元和
六年魏弘簡有罪為弓箭庫使則不書黜
書以是年皆病其上也夷稹於弘簡柰何
積結弘簡以求相位綱目比而書之所以
絕之於士君子之
林也垂戒嚴矣

發明

元稹失節於宦者君子耻之然特未見其跡也至是上書魏弘簡為庫使下書積為侍郎則其附會權倖之實始不可揜其為小人明矣惜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賊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宿州本古之宿國上從之春秋時屬宋後并於楚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因之梁置睢州北齊置睢南郡唐置宿州宋置保靜軍治符離縣元

仍為宿州屬歸德府國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

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變上怒徒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質實 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卽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充融殺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幽鎮二州名已注見前蓋言朱克融專討庭湊也

寅壬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入守將不内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内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

深州飢窮已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棗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益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

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眾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即人心無憊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集覽

盧龍藩鎮名也有州

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媯檀弓高注見德宗貞元五年下博今深州靜安縣下博鎮是無

憊憊音聊又音留並悲恨也

正誤

有司百端歛率許即人

歛率豈得人心反無悲恨此憊字當與聊同聊亦作憊言百端歛率則民心無所聊賴也

質實

盧龍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一統志云下博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

漢屬安平國晉因之隋屬信都郡尋置深州治安平縣後廢唐復置深州於饒陽五代別始徙治下博宋改下博為靜安縣金元俱仍舊國朝初以靜安省入州改屬真定府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成德兵掠官軍糧運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軍匱乏衣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

集覽

匱乏衣糧匱乏句斷衣糧屬無所得下句謂供軍院所運衣糧也

質實

成德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

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

于無

市雖不能
報仇然情
目可憐

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眾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收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眾以河朔舊事眾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集覽

南宮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朔舊事注見前

質實

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

通鑑綱目

唐穆宗長慶二年

三

通鑑

書法

布自殺且蔽罪於憲誠何憲誠為布腹心而鼓扇將士致布於自殺不書殺則姦賊得以追其罪矣前書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此書以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下書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河北復盡決矣

發明

田布之死本以軍潰歸魏繼而諸將不肯用命遂至自殺然綱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委腹心反乃鼓扇眾軍卒置田布於死地是豈非憲誠殺之哉禍亂相尋他日憲誠復死於亂軍天道要自不遠云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

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叟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

言公何在
不力爭止

監軍之害
如此何後
世猶因仍
不革耶

心則海散
勢則掣肘
難百萬何
益

再失河朔

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
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
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
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
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
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
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
亡不能復取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
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
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
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
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

朝在節鉞
不敵文公
單詞益知
藩鎮之禍
皆姑息釀
成之耳

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捷兒語邪甲士前曰
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事何負
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
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
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
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
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
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
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
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
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
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
圍出

集覽

出張弘靖去年弘靖被
囚今朱克融放出之

質實

禁中
注見

宋孝武大明六年

發明

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于賊綱目比書于冊則唐室紀綱為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茲故因而及之

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瑛為沂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總使李瑛沂州刺史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擊二人不從各以其眾堅壁
沂州沂州注見前李武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博野壽縣名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一統志云博野古地名漢為涿郡蠡吾縣地東漢末分置博陵縣屬中山國晉屬高陽國後魏改為博野縣齊以蠡吾省入隋屬高陽郡唐初屬滿州後改屬不一五代周屬定州宋屬寧邊軍元初省尋復置
國朝初屬沂州後改屬保定府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穆宗長慶二年 正編

元稹專事
報復何堪
與自齊名

都留守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
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
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
不宜置之散地王乃命度入朝
晉實 司空
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鄉東
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
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
上曰李聽不與朕馬
晉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
是必可任遂用之
報王十二年蒲坂

李聽京兆萬年人羽林將
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書法 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
直臣用李聽免欠錢復韓愈四事耳

瑕不揜瑜故
綱目悉書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數眾辱之陰與磁州刺史
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
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為
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
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
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

通鑑綱目 卷之六
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僭，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僭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僭。

集覽

李司空謂李師道為劉悟

所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賈百史爭賂藩鎮，

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集覽

南牙常參武官牙與衙通唐書

兵志曰：南衙者，諸衛兵是也。常參官注見代宗大曆元年。

質實

扼腕注見漢武帝元

鼎四年

書法

有功求賞常情也，無不奏者矣。又詔啓之有不妄濫者乎？書曰：詔病其上

也。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群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

宜誅而官
何以勸懲

入其境群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
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埔橋遂掠鹽
鐵院錢帛及諸道送奉而返朝廷以

集覽

埔橋

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實實

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直書其事唐之不振益可見矣然則
崔群被逐曷為不書全群也曷為全
之為賢者諱綱目之厚也是故崔群不
書逐是年鄭畋不書逐僖宗中和元年

詔留裴度輔政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
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

實實

日食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
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
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
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輪
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
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
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
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
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
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

平叔以鹽
實利其害
吏歸于書
沽法

說盡細民
苦情

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違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集覽

所由猶言所屬

詞注云輔
史自以所
守州為當
州其理甚
長

也。鹺務。鹺才何反。說文。鹺也。

河內謂之鹺。禮記。鹽曰鹹。鹺。

碎寶

漢宣帝地

節四年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度支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三年。當州未詳。沿革唯南昌府豐城縣。乃唐之富州地。或疑卽此。已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

書法

書嘉從諫也。書免欠。始此終綱目書免欠。三是年五代。丁亥年唐免三司

適負五代甲午年唐獨通租

發明

欠錢固宜督也。然既日逃戶。則無可追之地。特書詔免。雖日幸之。蓋亦譏

之耳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等鞠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質實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質實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和州名注見漢中帝永嘉元年歷陽告身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長春宮注見隋場帝大業十三年

長公既不
按檢又
據與
同能何
天

書法

唐世宰相罷書曰罷為某官者皆賢相也度書右僕射在矣稹也而書同

發明

州刺史何譏罰輕也稹為邪謀其罷也猶刺畿郡以是為太輕故書譏之

發明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

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為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其待賢德若此固無足責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沈譏之不亦過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噫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質實

李逢吉

○秋七月宣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唐穆宗長慶二年 五 正編

武押牙李宥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
侈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
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
愿奔鄭州衆推宥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
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宥節
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州
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
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
死乎議未決會宋毫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
喜逢吉請徵宥入朝而以韓弘弟克鎮宣武
克素寬厚得衆心脫宥旅拒則命徐許兩軍
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克必得入矣上嘗

李質為帥
地政益危
地其念可
嘉北之平
宣武李質
之力也

從之宥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克海豐
兵討宥屢敗其兵韓克入汴境又敗其兵
郭橋初宥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宥不奉
詔質屢諫不聽會宥疽發卧家質擒殺之以
克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
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
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
後迎克克既視事人心相定乃密籍軍中為
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
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覽 脫宥旅拒脫儻或之辭也宥音戒
旅衆也謂李宥儻或帥衆而拒命
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鄭州注見梁武帝
普通六年鄭城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大梁宋亳穎三州各宋注見漢後主延熹十
 八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穎注
 見梁武帝天監二年徐訖二州各徐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
 年許昌滑軍滑州之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
 年忠武軍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充
 海曹華四州名充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
 注見秦二世二年剡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
 年濟陰華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韓公謂
 韓充金吾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作亂者牙將李臣則也亦為所推耳
 其首亦何亦既受其所推朝命徵之
 後不奉詔是真亂也不首罪亦
 則叛亂之臣皆得有以藉口矣

書法

其首亦何亦既受其所推朝命徵之

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帝作**考證**幸當作如**質實**華清宮注見玄宗天寶六載
 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書法

於是上及太后俱幸驪山首太后何

後靡何以示母儀於主上哉綱目上書太

后幸下書上畋正本也終綱目書太后遊

幸三梁巳亥年魏小寧遊嵩山是年五代

唐乙酉年蜀太后遊青城書后遊幸二晉

安帝元興三年燕主熙后遊白鹿五
 代唐甲申年唐主后幸張全義第
 婦人無故不踰闕况在東朝尤宜
 加謹是時穆宗荒淫務以華侈奉慈

發明

極綱目前書太后居興慶宮固已具載其事于下至是又復出事遊幸唐史載帝自往奉迎留飲數日太后於此時儻能少戒其子猶或庶幾何乃推波助瀾反以是為樂耶郭后雖號賢德既已安於華侈之奉而奢入儉有所不堪也時大中之君奉養稍薄遂至鬱鬱不聊乃欲自殞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矣此綱目於華清之幸驪山之畋所以比書於策以交譏之也嗚呼穆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長享其樂乎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太子 **考異** 太上漏皇字 十上漏皇字

上與宦者擊球於禁中宦者墜馬上疾不能履地宰相屢入見不報張度疏請立太子且請入元言之詔 **齊宣** 景州名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上疾浸瘳 **齊宣** 注見高

九年 司天徐昂撰

初行宣明曆

癸卯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嘉遂以僧孺為相時僧

孺與李德裕皆有人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
牛相之望德裕是後水浙西
 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僧
 孺由是怨愈深集覽主藏奴主掌府藏之奴隸也
寶御史官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浙西觀
寶祭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不遷注見
 漢成帝綏和二年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
 方李愬餽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
 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
 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

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
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州
三徵北矣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
 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
 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
 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
 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集覽牙
 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寶推
 官名也牙與衙通推川推反促膝言膝相近
 也杜甫相從歌夜如何其初促膝注促膝密
 語也寶注以西携挈鄭注與之俱西
 入朝達官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寶嶺
 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翼
 城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澠州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極

吏亂法法亡是舞文舞弄舞文舞弄竟誅舞文者集覽文法也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法見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縣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鄧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何可犯也質實京兆郡名注見

玄宗開元十一年法同上天寶十五年

秋八月幸興慶宮

考異幸上漏質實興慶宮注見玄宗開

元二年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書法幸者何乘輿所至必有恩賞人以爲幸也內官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

於是上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故雖太后居之不書朝書幸譏濫賜也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正誤山南西道節度

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司空官名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六卿

李逢吉惡度出之
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自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人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考異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韓愈不應
左授小
八以際

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水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珍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今入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

謙而不求
任不慄處
上矣
得賢后而
汾陽之忠
益顯

通鑑綱目

卷四十九

唐穆宗長慶四年

三

正德

常卿劍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初穆宗之立禮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大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類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實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實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孫思邈華原人避陰陽推步醫藥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唐太宗召至京師時年已老欲官之不受竟稱疾還幽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李紳取禍皆以不善藏其用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耆使薦已紳聞而誚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何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康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

又新真小人

益之寬
又惜不
逢吉等
之好

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讎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挫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讎紳，謀不利於口，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歎之，是其喜奴皆私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讎賄之口也。

集覽

旅，掛禮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左，揖門右，注三孤六卿職尊，故逐。揖之，旅衆也，大夫稍卑，有中下二等，故各於等而衆。

揖之士，又卑，而有上中下，故旁三揖焉。還，回旋也，以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故還揖之。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取李紳於端州之事，張又新自言我亦與其謀。
發明 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深州名，注見長慶二年下博蔡史，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端溪縣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康州。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姬為皇太后。

異 上字羨，按漢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則常但書母王姬。○幸中和殿擊毬。

質實 幸上，漏中和殿未詳處所。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九 唐穆宗長慶四年 正編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
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
者

書法

擊毬不書據文宗擊毬得疾不書此
何以書譏忘哀也中和殿憲宗遇獄
之所也憲宗之弒僅爾四期穆宗之喪甫
及易月於此擊毬忘哀甚矣故書中和殿
內殿未有書幸者此其書幸何於是賞賜
宦官樂人不可勝紀故特書幸譏之蓋至
此而穆宗示貽
謀之效者矣

發明

禹典則以貽子孫武詒孫謀以燕
翼下前人之所作爲後人之所則倣

也穆宗嗣位春秋一十有六志哀作
淫不道其子則而豕之甫及易月遽
遊會無戚容卒之又子短祚唐緒益微
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
壽或四三年者也綱目方書卽位繼書幸
中和殿擊毬其視穆宗荒縱殆又甚之二
載而殞非
不幸也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
外無得進奏

以劉栖楚爲起居舍人不拜

聖德

言口赤東
閱此不覺
落疾

謂酒楚為
逢吉之黨
故能極諫
然如此懇
切敢言不
拜新命實
常情所難

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
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
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
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
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
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
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
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闕外李
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
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
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
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
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
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集覽

金吾仗馬立曰雜錄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
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閣
門入謂之喚仗執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
年及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又仗注見高宗永
徽五年宵衣天子憂
勤當未明時求衣
見晉武帝
泰康三年

書法

書不拜何美栖楚也若栖楚可謂敢
言矣終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書讓

還一書不拜三詳
漢安帝永初元年

發明

栖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言
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

則亦可謂切中實曆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書不拜起居之官以予之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附麗注見德宗興元元年八十六子按李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也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與劉栖楚李虛程昔範姜洺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也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明于後達逢吉無不得所也

書法

書譏也何譏焉八關之一也終綱書以為拾遺六詳憲宗元和元年

李虞為譏辭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穉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

宿衛何在

事同見戲

賢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

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計賊
 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詔升
 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
 明驚曰事止此邪詔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
 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
 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
 委權求出清思殿一本
 監淮南軍集覽思誤作虛質實狼狽注見
 平三年中尉官名注見憲宗元和十
 五年淮南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
 敬宗不道妖氣乘之書盜入清思殿
 所以示警戒之意而亦不知悟也其
 及宜矣

五月以李程質易直同平章事

能容諫臣
亦主德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其廣李程諫請
 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
 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集覽波斯
 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西域
 國名古條支國也在吐利城在忸密國西按
 唐史波斯居達過水距京師萬五千里而羸
 質實李程京兆人質實易直始平人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奏以請其家庭
 奏不與聞元翼薨盡殺之上聞之歎宰相非

通鑑綱目

卷四十一唐穆宗長慶四年

三

正編

論晉公之
功論待相
之道俱善

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動
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
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
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
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
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
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
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
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
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
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
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
同平章事。**質實**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
年。蕭曹謂漢丞相蕭何曹參陛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馮唐所以謂漢
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事在漢文帝十四年。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
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甘膽落於溫。御史矣。**質實**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
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溫造。祁縣人。大雅五世孫。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
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

故也。今皇子繼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蓋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質實 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德載，韋處厚表字。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蓋亦交遊之耳。

十一月葬光陵

質實

一統志云：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出內

進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知其人不
能川其言
何益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監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監鐵，轉運使。
質實 前廷爭者謂劉栖楚也。先帝元朔五年，淮南國獨孤朗，洛陽人及之子。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罷泗州戒壇

道藏詞

唐穆宗長慶四年

正編

正編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質實 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一統志云兩浙古揚州之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按撫使治臨安浙東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國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十一府云浙西觀察使注同上文福建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

書法

書美從諫也書戒壇始此終綱目書戒壇二是年懿宗咸通二年

回鶻崇德可汗死

考證

提要死誤作卒

乙巳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
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
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
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
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所犯在赦後中
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
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
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
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
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
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
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
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
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

言朕何為不赦之命中使釋其罪送
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赦發四十

五金雞下武后時仗前有大榭樹赦日置
雞其杪賜號金雞樹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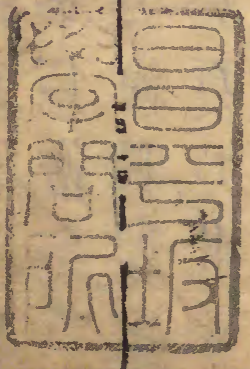
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
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

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質實鄆縣名注見漢
樹金雞宣制訖乃釋之桓帝延熹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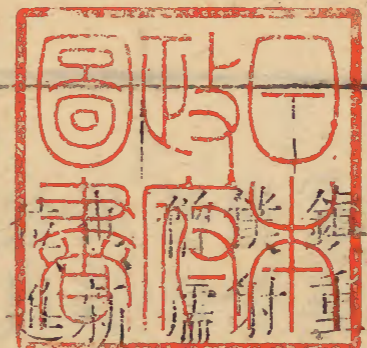
五坊注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中使注見玄
宗開元十五年中人注見漢元帝初元二年

崔發貝州武城人從
宓注見秦二世三年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褻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褻鞬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



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正誤

奇章公今按隋書牛弘字里仁封奇章公非字

質實

鄂岳二州名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年巴陵武

昌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繫鞬注見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巴地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